

陆
泰
著

心
泉
集

學
林
出
版
社





心泉集

學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号

封面设计：言 淳

心 泉 集

陆 泰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文 庙 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9,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册

ISBN 7-80510-762-7/-I·272

定价：4.40 元

5061
802

5061-802

XINQUANJI

LUTAIZHU



自序

编定这本小册子，不能没有感慨。

一个终年生活在基层的党务工作者，竟然异想天开地写起文学作品，还硬着头皮坚持了数十年。记得土改那年我听了一位农民将翻身得解放的真情自编自唱的顺口溜，激动得作了记载，后稍加修改，寄给了一家杂志，竟然刊登了。老百姓心里的话流出来成了文学。于是我留意将沸腾生活中感受到的事写成文字，不断在报纸刊物上登载。人家说这是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我成了“杂家”，一个“偶然”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写长篇，我调到省文联创作组，实在不习惯，又无秃笔生花的本事，“混”了五六年，坚决地重回乡间，好像解脱了什么似的，心里很是舒畅。工作、生活、写作，如此留下了越来越多的各类文学作品。自认为是速朽的文字，竟然变成了铅字，已是十二万分高兴的了。这几年文坛朋友们劝我结些集子。我笑说，将来一起出《陆泰文集》吧，不无辛酸味。难处是显然的，而且没有多大必要，将没有什么份量的东西塞给读者心里不安。据说出集子也算“成果”，选了几篇算一点留痕吧，便有了这个薄得微风可以吹走的本子。但要申明，这不是“假货”，更非胡编乱写，是我心声的记载。

自知头脑里的观念过时且老化。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这个结论是不会变的，何况我是入党多年的人，有责任写时代新的变化，写社会的不断进步，写身边发生的新人新事。有人评我之作是“遵命文学”，可我从未接到过通知和命令，全是自觉自愿写的。也有点夜不能眠，欣然命笔的味道。我向来对自己作品不看得那么重，那只是生活的副产品。这本小册子主要是有关散文随笔散页的结集，大多是近年写的。好艰苦哟！那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风头，弄得文坛几乎天昏地暗，不辨方向，要在这个时候发表点东西可说千难万难。只能写短文、“挤”短文来说点心里话。一次在某个全国征文评委会上，泰昌兄开玩笑说：“你坚持写短文，而且写得实在、有力，不容易。这又没有几个钱稿费。”我真想哭，能够将心里话通过秃笔写出来，已是心满意足了。写作本来不是我的份儿，业余创作，谈何容易。我担任着“创纪录”的职务，实职就有四个，几乎成了“跳加官”，忙着“跑龙套”，只能夜里写上一两千字，没有消闲时间，只有忙碌日子。既然好不容易写了发表了，留个纪念不无道理。

本来想请名家朋友写个序，也光彩光彩，想想，全是速朽之作，也就不去赶那个时髦了。何况不想搁笔，心泉还在汨汨流淌，历史不会荒芜，人生不会寂寞，笔也不会挪掉。人民还在自编自唱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故事。人间自有真情在，造物无言却有情，哪怕是一块泥土一块石头，也能织出甜酸苦辣的生活之歌，仍想忠诚地作点纪录。

1991年5月于娄东不闲斋

目 录

自序.....	(1)
蟹味.....	(3)
思索的螺号.....	(6)
银杏·飞刀·孔庙·宾馆.....	(8)
夜海诱捕.....	(11)
红菱艳.....	(15)
绍兴小品.....	(19)
寻找鸟世界.....	(22)
扒蚌谣.....	(24)
夜海的眼.....	(28)
养鹭.....	(31)
足迹赋.....	(33)
姑苏的桥.....	(36)
红叶的价值.....	(38)
幼林梦.....	(40)
我心中的百合.....	(42)
“天堂”投宿记.....	(44)
蜗牛赋.....	(46)

迟拖的网.....	(48)
潮.....	(50)
龙虾斗.....	(52)
落选县长家的花草.....	(55)
立体的河流.....	(58)
首乌吟.....	(61)
捉蟹小记.....	(65)
娄东两画家.....	(68)
白杨路.....	(72)
江畔秋色.....	(75)
绿叶赋.....	(78)
古城留言.....	(80)
浏河风物.....	(83)
紫蟹肥了.....	(86)
太湖石之家.....	(88)
虞山二题.....	(90)
五花溪畔.....	(92)
家乡水.....	(96)

踏 歌 江 南

簪笄山留墨.....	(105)
香雪海探梅.....	(108)
普陀山笔记.....	(110)
似真似假是玉峰.....	(113)
穿山岩柏.....	(116)
亭林园看花.....	(118)

上庐山记.....	(120)
鸡笼山梅雪.....	(122)
水碧山黛走天池.....	(124)
岩粤山印象.....	(126)
穹窿怀中一文山.....	(128)
云台山上三宝石.....	(130)
归庄留痕.....	(132)
墨妙亭新记.....	(134)
张溥故居漫记.....	(136)
古城寻踪.....	(138)
晴雨燕子矶.....	(140)
烟雨楼前无穷碧.....	(143)
栖霞山寻霞记.....	(146)
瑞光塔的重光.....	(148)
破山寺揽胜.....	(150)
浮沉笔架山.....	(152)
古六国码头剪影.....	(154)

水 乡 短 笛

绘水.....	(161)
晨收.....	(162)
雨中.....	(163)
渔翁.....	(164)
黄草湖.....	(165)
岸.....	(166)
水巷.....	(167)

帆林.....	(168)
云港.....	(169)
家门,在哪儿?.....	(170)
鱼市.....	(171)
古桥.....	(172)
山形.....	(173)
螺壳路.....	(174)
风的季节.....	(175)
夕照.....	(176)
扁舟入梦.....	(177)
夜捕曲.....	(178)
农村乐队.....	(179)
渔姑·经理.....	(180)
村里汽船队.....	(181)
死潭的春.....	(182)
荒滩·花圃.....	(183)
水路行.....	(184)
晚归来.....	(185)
早市上.....	(186)
新别墅.....	(187)
牧鹅女.....	(188)
夜捕画面.....	(189)
流金小溪.....	(190)
悠悠的船.....	(191)

陋室文思

管弦乐器与二胡独奏.....	(195)
从椅子扫帚“艺术”说起.....	(197)
回头应是岸.....	(199)
诚心求摘疵.....	(202)
寸心知与众心知.....	(204)
“进贡”与“祭灶”.....	(206)
从“劣画展览”想到的.....	(208)
捧风小议.....	(210)
何妨讲点中庸.....	(212)
作家没有不干活的.....	(214)
文艺也要有透明度.....	(216)
能如此“超越”吗?.....	(218)
文艺评论不能用“减法”.....	(220)
提倡争鸣之风.....	(222)
艺术节质疑.....	(224)
文学要从“恋、打、斗、杀”之狭路上走出来.....	(226)
“抢财神”和“抢作家”.....	(228)
一个防治“贫血”的好决定.....	(230)
为何逃避现实.....	(232)
多一点大家评.....	(234)
从农民想读“新二黑”谈起.....	(236)
调查一下大众“胃口”.....	(238)
可贵的奉献精神.....	(240)

漫议“评奖大战”.....	(242)
散文“雌性”倾向的困境.....	(244)
小圈子“包评现象”是评论的悲剧.....	(247)

生活之波

这个结论是不会变的，何况我是入党多年的人，有责任写时代新的变化，写社会的不断进步，写身边发生的新人新事。有人评我之作是“遵命文学”，可我从未接到过通知和命令，全是自觉自愿写的。也有点夜不能眠，欣然命笔的味道。我向来对自己作品不看得那么重，那只是生活的副产品。这本小册子主要是有关散文随笔散页的结集，大多是近年写的。好艰苦哟！那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风头，弄得文坛几乎天昏地暗，不辨方向，要在这个时候发表点东西可说千难万难。只能写短文、“挤”短文来说点心里话。一次在某个全国征文评委会上，泰昌兄开玩笑说：“你坚持写短文，而且写得实在、有力，不容易。这又没有几个钱稿费。”我真想哭，能够将心里话通过秃笔写出来，已是心满意足了。写作本来不是我的份儿，业余创作，谈何容易。我担任着“创纪录”的职务，实职就有四个，几乎成了“跳加官”，忙着“跑龙套”，只能夜里写上一两千字，没有消闲时间，只有忙碌日子。既然好不容易写了发表了，留个纪念不无道理。

本来想请名家朋友写个序，也光彩光彩，想想，全是速朽之作，也就不去赶那个时髦了。何况不想搁笔，心泉还在汨汨流淌，历史不会荒芜，人生不会寂寞，笔也不会挪掉。人民还在自编自唱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故事。人间自有真情在，造物无言却有情，哪怕是一块泥土一块石头，也能织出甜酸苦辣的生活之歌，仍想忠诚地作点纪录。

1991年5月于娄东不闲斋

蟹 味

乡思也会抽穗的，我的嘴里常会有大闸蟹的鲜味。

儿时喜捉蟹，却不爱食蟹。并非怪人，却是被蟹味弄腻了嘴，闹翻了胃。蟹到底是什么味，许久许久搞迷糊了。

江南清得透明的柔水，养着青壳的大闸蟹。我的家属于半水乡，成串的湖滨里当然也有横行无忌的甲士，到处逛荡，家乡不少人精于捉蟹之道。我的外公是个乡村拳师，一身本领将我迷着了。小学读书时，三天两日偷偷到外公家，死皮赖脸地硬要学武。外公家挺穷，外婆早逝。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每次上他家遇上吃饭辰光，他便煮蟹给我吃。蟹味很鲜，只是老是这么吃，我那胃就闹开了。一次，嘴馋，多吃了雌蟹的“石头黄”。反胃，吐得眼泪鼻涕不停，病了两天，从此一闻到蟹味就要恶心欲吐。久而久之，成了不食蟹的人。

外公捉蟹的技术是方圆十里有名的，不知是否与会拳术有关。这玩艺儿真有趣。我说不教拳教捉蟹。外公磨不过我，只得指点了几手。捉蟹确是门学问，还可称得上深奥的学问，同天时地理都有关。俗话说，鱼有鱼路、蟹有蟹路。他只要在河滩头或是水渠边转一回，准能捉回一大串大闸蟹。那年头蟹不值钱，卖蟹的在大街小巷喊哑了喉咙，有时也卖不掉，不少人自己也会捉呀！所以蟹成了家乡人夏秋季的常食品。外公手头紧，无钱买肉食。人的思路有时打圈圈。我又爱上了

捉蟹，还是常到外公家，忍着空肚子学习捉蟹。外公家的水杨埠头，有块怪石耸立着，那周围蟹特多，熟能生巧，也能从不空手。总要带几只回家吹牛，表示我也有一手。天下事就这么怪，我这人既厌蟹味又喜捉蟹，同辈份的朋友说我是头等傻瓜。

不爱蟹味的并不等于不会食蟹。我在外公家艰苦的吃蟹实践，练出了一副吃蟹的硬工夫，大显身手的是那年我在江苏省文联工作时。一次创作组的几个人合伙吃喝，弄点鱼肉，买几瓶白干，还买了许多便宜蟹。一人出主意举行吃蟹比赛，他自仗海边人有吃蟹经验，谁知那是海蟹，这河蟹是要细细出壳的，当然我以最快速度夺了冠军。奖金没有，只是免交一份拼吃大战的钞票。为了快食，有的还咬破了舌头，有的则吃碎了嘴唇，乐得我捧腹大笑。那知笑得过了份，蟹的“石头黄”又作起怪来，一想到外公家时那顿倒霉的蟹宴，大吐不已。食快蟹是我，蟹味反胃大吐也是我，一时间成了大院里的新闻。

这几年来河蟹产量锐减。物以稀为贵，我更很少品蟹味了。家里的人知我弱点，常常发起强攻。说我自己不爱吃蟹也不买点让大家尝尝鲜。所以，不管价格如何，我每年总要硬着头皮买二三回蟹，让全家高兴一番。儿子吃得最来劲，还要到处宣扬吃蟹了。小孙儿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吵着吃了再吃，末了哭了收场；妻子、儿媳则嫌价钱太贵。这几年市场上蟹越来越少了，是蟹多，是人多，依然说不清楚。但是，风行般的摩托车整车整车将蟹贩往大城市我是看到的。家里人来信也说蟹少了。我想是不是也要有点“蟹道主义”，老是从铜钱那么大便捕捉起，还来得及繁殖吗？

我又回到家乡湖畔来了。外公早死了。那棵大水杨、水

埠和怪石安然无恙。多少世事和秘密，在这里悄悄裸露，裸露后又恢复隐秘。心里问，还有爬满石头隙的蟹吗？又在想，蟹的价格要涨到何时？有人预言过，那吃喝风解决了，蟹的价格会下降的。信，不信。总不解蟹肉究竟含有多少营养？蟹味，是鲜的，是苦的，不鲜不苦淡而无味的？思绪象湖水不息地在我的世界外流淌着……

味是可以回味的。我的心里老是有个外公家清水湾，不该久违，不能在记忆里酣睡。蟹味，毕竟是鲜的。捉蟹，还是有趣的。想起河滩里徜徉时的跌足，舌头也被染绿了的水……听说聪明的家乡人已从长江口捕蟹苗投放，还能放养好幼蟹，这就又有了一种安慰。